涇野先生文集

樂事章力弭盜思致此守令之最要者大都槪詘聚散財用全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語二

別長樂顔體嚴語

廣東長樂人顔體嚴將之南安來曰容端得令南安聞其縣無城郭且多盜也容端欲作城如何曰往視民力。而後可舉也。欲禦盜如何曰往視民性。而後可行也。是故。田業有分。耕耔有時。征歛有藝。用出有節。則民力足。雖以築百雉之城。民不勞矣。役使有序。鼓舞有本。誨訓有禮。動作有法。則民心革。雖以闢萬家

急不忍民財可驅民善矣

之戶民不偷矣體嚴曰容端半年而後到南安未洽年而又當覲期比歸南安又不止一年有餘也在途之日多在邑之日少容端雖竭力以往其如南安何曰子不聞信在言前令在行後乎

別陳敬夫語

陳敬夫將還通州過鷲峯東所曰夫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當何如其用功也曰此慎獨極密之功耳夫身雖未動也而敬已存乎其先蓋無須臾之弗敬也口雖未言也而信已存乎其先蓋無須臾之弗信

此情實所必趋不常以古敬夫也耶君出塞琵琶一声一淚

也是故不動之敬無敬之敬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有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是也不言之信無信之信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是也故動而後敬敬已微矣言而後信信已薄矣故周豊謂殷周之誓會生疑畔也夫動而後敬猶以為敬微况於動而不敬者乎言而後信猶以為信薄况於言而不信者乎是故詐偽作焉盟詛興焉上下以術相與遠邇以名相誑故謀不閉而兵不寢皆由此出也故君子於天下之平操其本在於篤恭至誠

云。予今謂仲路信人乎。不信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如何而信也。至使小邾射不信千乘之盟。而信其一言。則何以得於此信邪。予今謂程正叔敬人乎。不敬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如何而敬也。至使過其門者無不肅。得其書者未嘗不滌手斂衽以觀。則何以得於此敬邪。苟其治身也。如仲路然。如正叔然。予以遡不動不言之學雖虞夏之道。又何遠乎。

別徐子中語

江陰徐子中將別鷲峯東所且曰則何以教洽守以終身行也先是子中嘗問子說則告之曰斯歸也甚無他求惟顧名思字以此義理浹洽于中則可也夫學之所以半途而廢道之所以白首無成者皆生於不悅也苟爲能悅也久則義理浹洽于中自不能已孔子之所以爲聖顏子之所以爲賢皆在於此此論語第一義子中不可小視之也然則何以能悅夫子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好且樂可謂悅矣然必自知始焉則所謂格物以致

真贊
簡易之
論繁
之飲行
者之家
唯摘其
所頭予
足矣

知君子中又不可造次顛沛浩必是也

別周懷玉還福寧語

學者卒喜談高而厭卑卒之高未至而卑者亦荒學者卒喜言遠而忽近卒之遠未至而近者亦亡是皆與懷玉所嘗論者也斯往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正流俗不可乎又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宮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處夢寐交游乃見道處

別林基學語

處士林基學將還莆田逕野子會諸相知餞而合語

焉贛州何廷仁曰昔者横渠張子方授易於學者以程子善論易也即徹皐比使學者聽易於程子程子講仁敬之道於學者及得張子之西銘也深重之比諸大學雖於其高弟如尹彥明者從遊半年後方授之廷仁常以為二先生之甚公也涇野子曰此真道學之真脉非後儒執泥以説者可及也且不聞孔門乎師如仲尼而其徒面論其迂不以為犯也友如子夏而其執厚或公言其罪不以為訐也又不聞虞廷乎舜之論咸頑説亦未為甚失也禹敢口然而心不

說尽古今人病痛乎世復有此外金針乎則有下手工夫耳

然對之曰俞哉不以為諂也皐陶之論知人安民雖其嘉謨也然言未出口乃先自嘆其美以為都不以為誇也然則張程二氏之學其亦得孔門虞廷之意乎厥後朱陸二氏之徒各立門户論說相攻雖亦為道懇切之意即其所至未必能如程張之無我也於是基學作而曰請即以是贈乎賢曰斯言也於基學真有益宜行以書紳者也蓋基學之在鷲峯東所者已數月或告予善或言予過予亦嘗面取之而心重之若基學之學予或力論其失或聚衆以辯其所未

或友者而源于此衆也則扁諭之利我凡仕學

至初未見其學之易從也然則其學斯歸信不可以他求矣

別紀豫之語

紀進士豫之將告歸永豐過鷲峯東府曰立且行矣則何以語乎立也曰吾與豫之往來之數話語之詳視他人已過且久矣何又言曰即是書之使立也他日不忘耳曰豫之與其不忘於予言不若不忘乎其心也吾言不足貴君心則可寶且豫之有近道之資又為希聖之學非其心之美也而能若是乎茲往也

者類然

惟是燕友足以忘其勤偽友足以忘其誠傲友足以忘其敬侈友足以忘其守禪友足以忘其真諂友足以忘其介游友足以忘其業豫之而不近焉則其心之忘者鮮矣又何賴吾言哉

別戴時化語

夫學貴專不貴博貴近不貴遠博而不專則雜遠而不近則荒故雖舜禹之學上在精一而伏羲之遠取諸物者皆近取諸身也後世有周程張朱之志者然或為曹劉鮑謝之業可謂孫小子失丈夫矣有韓范

意廣而辭不貫宋若者道不到

夫道大都不外人已之交此篇者其人已約言乎再取我箴井

富馬之志者然或取老佛莊列之妙可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時化質美而趨正學篤而文良無寧以此為是乎昔孔子見易於開門閭戶之間而以君子不多責端木賜不可不存視也

薛惟亞送至南寺留別語

惟亞問莅官荅曰莫如信。問守身荅曰莫如平。平則素位而行。於巳無不得。信則惟義是比於人無不孚。於斯道也其殆庶幾乎惟亞以其言為少也荅曰不見司馬君實乎其人言如人參甘草。行如菽粟水火。

讀之學司馬氏難矣

此即大舜皐陶共語一堂感孚謂明刑

今國未嘗不多也。仲子踣一言而糜千乘諸侯之盟又豈可少之乎。

留別李子行語

李子行分教太學聞吾說仁而喜之遂偕馬子修諸僚時聽吾之之說仁也乃又轉誨諸生發吾之所未至廣吾之所未能於是諸生中亦有一二勃然向仁者矣比予再來京師而子行已主刑部政乃復問吾言答曰蒞法之道豈復外于仁乎推鞫未至。則有隱慝。鞭笞太過。則或霜冤。聽言偏徇。則有左欺。蒙蓋胥

者慮不出此

金石之論

史則或破律交際庸人則啓厲階引小爲大則或速衆怒茲數者皆其未仁者也子行固無此失然或造次之間勿忘之功未至則其於仁未必不違也或曰有巨惡積姦于此如之何曰或怵於威或畏於容或浮於暴或昧其機或徇乎時或惰于弱亦其傷仁者也子行而能專事于斯而仁不可勝用矣

贈別陶季良語

絳州陶季良携其弟樊子成暨其門人襄陵盧時舉至北泉精舍涇野子詠之曰季良何從而來乎對曰

梓自懷慶父所來也來何事對曰自沙崗拜别先生
後日夜傾慕乃祁暑渡河思欲緝熈前學以請益右
指三生曰且俾此童蒙養以正耳涇野子曰河内有
何栢齋氏者迪道踐義予嘗擬之仲子路端木子貢
故有詩曰河内重生許魯齋季良不操杖屨以侍左
右乃冒暑跋涉千餘里以至此不亦左乎遂引至西
齋闢其門見几上舊置尹彦明集指而謂之曰曾讀
是書乎對曰未也予曰此人深得程氏之真傳季良
可即從事此書焉季良從事此書五六日貫終始而

皆徵嘆曰學不如斯人者非夫也遂以齊尹名其齋且爲之記以獻尚其向往又不欲以尹子自己也他日予避暑於白雲洞中洞去精舍殆三十里時炎蒸孔熾季良偕盧生自精舍徒步省予于洞予慰之曰雙足亦跛乎對曰先生外適雖再跋三十里足亦健也又他日偶論及登仕版之后將無忘此學乎對曰斃而后已不能忘也予嘆曰往者季良初業於鮮梁再業於辟雍三業於海印寺予以爲温恭醇雅之士不意北泉之季良其勇一至此哉古所謂予不能爲

季良未臧中立之求教涇野嵩友之論即程伯子慎交之古乎但所處法者若不同耳

若師者、今涇野子之謂也、雖然予有畏友三人焉。願季良如事尹子也。池陽有馬谿田氏季良走三原謁之歸。而曰恭敬而溫文。好與人行善。漢郭泰之儔也、豫山有康對山氏。季良走武功謁之。歸而曰廣博而嚴毅。愛與人並立。漢賈誼之儔也。涇野子曰予所不能教者季良皆由予以見之將二氏之教、豈非予之所教乎、斯往也若又能請事何栢齋氏則予所厚于季良者不又重乎、夫尹子古人之傑也。予所畏友三人者今人之傑也。合古今之傑季良皆能事之而有

得焉縱予有教豈能過之予又何言哉時高汝明在側曰陟聞夫子無常師先生之誨梓者豈淺之乎爲教者哉充是道也雖聖學亦可爲陟願與梓持此以終其身而不渝也

贈別陶季作語

陶生模將冠涇野子字之曰季程楊守中在傍曰若是則與陶成之名同音矣遂改字之曰季作守中曰何也曰君子以作己而作人耳作己之謂體作人之謂用體用咸備君子之道周矣昔者魯仲連曰人皆

此六者之道並以綴三加之末庶几令德無愆若乎

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作已之謂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之謂也然必先作已而后能作人已之未作而欲作人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作已之道如之何一曰篤志二曰致知三曰力行四曰廣而不隘五曰平而不易六曰自強不息

贈別王伯啓語

八月二十之夕休寧胡孺道來曰三原王伯啓北上先生倘然贈之涇野子曰夫伯啓於孺道如何對曰伯啓坦人也允人也他人之有尺寸進者多傲睨同

稱人之善而不浮乎實恕人之進而必偕于道此先輩師友淵源之盛乎所云不自足者學者

儕。伯啓身通易書詩禮。舉閩中魁元。乃自視若無。凡鷲峯諸士。多親就之樂與之群。此非其坦乎其言于人人無不信。以折人之過。人不怒。稱人有善。其人輙喜其所自至。以伯啓非諛也。故朋友雖數千里。托妻寄子不以為難。此非其允乎。予嘆曰有是哉儒道之知伯啓也夫伯啓疇昔之夜嘗夢母夫人小恙旦即束書裹粮與其一僕治任以歸妻啼泣請予以告別予與諸友慰之曰伯啓可謂以夜為晝以夢為真矣伯啓姑已乃走僕於崑山叔父得平安家書而後定

第一冢也

於是嘗嘆伯啓之勇于未之能及則儒道所云伯啓者非相阿私也雖然坦以義而廣。允以充而義孝以忠而大。故君子之學恒不自足焉夫為河者能受涇渭漆沮諸水。為江者能受沱漢溧澧諸水。若先為涇渭沱澧而欲受河與江。其可得乎。故大心體天下之物者欲為海焉。雖江與河皆受之矣。伯啓斯往也求師於三人同行之間。擇友於二人同心之際。以踐予嘗所謂為益臯陶之氣象顏曾安仲之造脩者必有事焉而勿忘乎不然哉何不拜其前所有者而變之

邢伯啓勉哉

送費振伯語

夫士之治經凡以為學也為學凡以求道也求道凡以脩身也周漢之士大抵然耳故曰經明則行脩士醇則政良乃若後世之士則弗然議論新奇或出先儒之上顧其躬行反不逮於前脩是故君子以行為先以言為後以明經為重議經為輕歸安費振伯蓋有志於是矣嘗過鶯峯東所論學輙能守經據傳有古宿儒之風予甚敬焉雖然學以守經為貴而博取

此真切磋負心之箴是我今人語許者引為玄辯較方者別以禪機此但不可知者也

之功亦不可缺道以砥行為先而與比之義亦不可廢是故師存於三人之行而功懸於一夫之未獲也昔者孔門之徒因夫子拱而尚右亦皆尚右此非不嗜學也然而其變則弗能察沈晦問尹彥明之見南子彥明曰不見此實背聖人也然而坐熟之節則不可不知是故道有輕重經有常變吾因知振伯有所亹亹於是矣振伯不日取甲科登膴仕如必行其所學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於今日之所講者真為有信乎

先生開導之念存之機此抗於造化之妙抑迎風鼓美不賞清數覺人

送雷元德還泰寧語

元德從予於南所每説論語輒解順比還泰寧來問言則告之曰無忘近所解順於論語者斯可耳歸若措諸躬行亦若是能解順焉則何患道之不可得哉昔楚人有善玉者聞齊人説玉之美曰左右聽不肯離比其別也齊人與之一玉至楚則説其玉於鄉黨猶齊人也然而雕琢之功少間但日而誦説把玩焉其鄉人曰是在玉者也非在子者也然則元德必身有其玉而比德焉始夫子之説於子貢者以為圭璋

壁羡有餘也。斯可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此涇野悟通澄貫時諫論添浦交倚一枝照雎色紅乳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語三

題黄日思靜樂圖卷語

真州黄日思作江村靜樂圖展予盖著其志也涇野子曰日思靜則樂矣将動不能樂乎夫動而不樂則拜其靜者亦不樂矣然則何以動靜咸樂也曰動而有物是無靜也靜而無物是無動也故君子動不悪物以行靜也靜不悪寂以含動也是故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皆深居陋巷不改其樂者之所能為也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之樂。皆四。體不。言而。喻。者之。所。能致。也。日思能從事于顏孟之學。可以觀動靜之皆樂矣。若曰避地尋詩。携壺遂侶。以厭塵埃為韶樂也。則與晋六朝之習。吾方憂之。又安能以為靜且樂乎

書東郊精舍語

東郊精舍者忍菴童君所構居其子友仁而誨之者也忍菴爲遺腹子歷嘗艱辛於是孝于先人遜于鄉黨任于州里遇横逆無所不忍遂以自号巡按奬諭以爲一鄉善士然則友仁自驚峯東所歸金華其所

以繼志述事者當何如哉夫子之爲教以其。貪。改過爲要德進嘗有過痛自悔責至十數日不能見予然則自此以往仰承愳菴君者又豈有他道乎夫過雖貴於自訟猶貴於勇改不然頻復不已必至于迷復德進如念愳菴君初構精舍之意必不以予言爲迂也

書王生冊語

夫道以有恒爲貴尤以立志爲先隆吉者半窓羅氏之壻谿田馬氏之門人也隆吉誠學其羅氏則爲佳

今講學者誰無門戶我即若陽未守斥門戶為亦也以其所從入也但根不無脂粉耳仕者務

揩學其馬氏則爲髙徒古之君子動惟取善而惟求諸已者、正在於志與恒耳、

答朱子仁語

朱子仁來曰斯學也涇野子既無門戶又無脂粉其真實以力行者乎、荅曰脂。粉不可。有也門戶。不可無也。門戶若無其何以升堂而入室哉如所謂真實以力行予雖未能行與子仁共勉夫今有東農西農於此也東農鹵莽而耕滅裂而耘其獲也非善則秕計百畝之入不及釜庾之多、西農則不然未雨而耕先

[illegible]脂粉也

莠而鋤耒入既深荼蓼亦朽引水以區灌潴糞以稔治及其秋也其實栗栗以爲饔飧囷不嘉羡數口之家歲有餘儲然後知以實爲者以實獲以虛爲者吾未見其能有所獲也夫學亦猶夫農也故君子專務實勝惟恐人知耳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以至于篤恭之地皆其實焉耳苟至於實也又奚暇論乎門户脂粉之有無哉

此涇野之語即

荅王偉純語

王偉純問言荅曰予於江東知子之學矣今於都下

知子之仕矣。夫學不溺乎燕友者為真學。仕不儻乎俗吏者為良仕。偉純已篤真學。又豈不良於仕哉。勗旃

示陶成語

成乎汝知爾父祖命名之義乎。蓋欲爾之成身也。汝嘗見為陶者乎。陶釜不成。其腹不側則扁。以注物則溜也。陶盂不成。其口不偏則奓。以注食則溢也。陶斝爵瑚璉不成。則奇衺頗越而不正。以勺酒醴則泛濫。以載黍稷則淋跌。明不能燕賓客。幽不能格鬼神。可

及求之庶几以死注省叔死注則巧令器可用矣

不懼扰然則成之也柰之何曰日事澄泥功無虛毀之間夜事火劑心無頃刻之忘雖為喬吻以覲殿廡可也雖為瓴甋以羣宗廟可也

答況仲源澄語

況仲源將還高安問思慮何以得寧一曰從不寧處默自點撿以斷其根耳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文有質而不俚者是說也通於名與象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說

馬氏兩生字說

馬兩生者前兵科都給事中梅軒先生之子也予嘗隨巡按初公訪先生先生出兩生以見皆威儀溫恭言動可敬初公乃字其孟嶽曰子高字其仲巒曰子端兩生拜而受之請予爲說以自警予曰夫孟其知子高者乎夫在地之物將萬類也長或過尋丈少或

而生各
占一山
頭矣

至尺寸。孰有如嶽之巍巍業業。揷霄漢。摩日月。甚或雲霧蒸發之時。即與天爲黨而不可攀。昔孔子所登以小天下者此也。嶽其無自卑乎。夫仲其知子端者乎在世之物將千品也。南有樛枝之木。北有曲流之河。孰有如巒之亭亭矗矗。縈烟霧。冒雪霜。甚或風雷搏擊之時。亦拔地端而不可撓。昔孟子所論以取尹公之他者此也。巒其無自枉乎。且梅軒先生忠讜在給舍。牧愛在郡守。直道旣忤於時。高節益振於後。其爲家庭之嶽以式是兩生者久矣。然則兩生之高世

離俗者又豈待予說哉

克齋說

克齋者光祿少卿句容王公克明齋扁齋以言克何取克己之義也自夫子告顏子後茲學久不講克齋取以請事當非顏子之徒歟然則顏子之克己者如之何曰克居室以陋巷不羨數仞之堂克飲食以簞瓢不慕方丈之席克耳目口體之非禮也凡宋朝之美祝佗之佞逆送之目附耳之音皆無矣或曰顏子未仕者如此可也若克齋列卿士行有天下國家之

通篇淘洗渣滓直入理窟有一段氣象而神情不可探討如匹馬入陣縱橫磨[illegible]

責亦如是乎曰夫子亦又告顏子矣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皆克己之用也或曰今天下水旱相仍災眚迭起窮獨無聊即克齋能用也持夏時殷輅將奚補曰君子之道在取其義聖人之學不泥其跡亦嘗聞水火之相息乎非火不水非水不火非水不火謂火耄也非火不水謂水稺也水以火勳火以水績互藏厥體交致其用如水益水如火益火水溢火滅百工具朽故君子懸結繩於質削之日聲絃誦於干戈之際非遯見也曰子於顏子克己之體用皆說

也。語澀有着

矣乃夫子稱其好學獨在不遷怒貳過者何曰凡過與怒皆於體用形也故顏子之學如其道雖失天下不爲怒如其非道雖片言之出一念之興皆以爲過也則過與怒者又已之所先克者乎他日克齋累言之遂爲之書其說

贈半窓子說

去冬半窓子既有四川建昌之命予聞之曰半窓子必不怒已而半窓子既至仕者曰建昌遠隱者曰建昌遠親與踈者亦皆曰建昌遠於是半窓子亦必惑

此涇野爲半窓道也出仕之素實知此昌[illegible][illegible]

於其言予謂之曰惑之將柰何斯遠也實近也半窓子乃不惑今春半窓子既有山東憲臺之 命予聞之曰半窓子必不喜已而半窓子且行觀者曰山東近踈者曰山東近仕與隱者亦皆曰山東近於是半窓子亦少動於其說予謂之曰動之將柰何斯近也實遠也半窓子乃不動或曰子何以初知半窓子之不怒與喜也曰半窓子學爲經世者也使彼以建昌爲怒必以山東爲喜也予何繼知半窓子之不惑與動也曰半窓子學爲體道者也使以道言而惑必以

馬藍關八千里如康在而李逢吉不能且恭處道誠不可以遠近言也

順言而動也。然則謂遠爲近謂近爲遠者則何居曰建昌之遠以地言也。其近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行萬里之遙。如在跬步之間矣。山東之近以地言也。其遠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居咫尺之邇。猶存遐遠之見矣。是故知建昌之不遠者可與言近。知山東之不近者可與言遠。然則謂崇爲卑謂卑爲崇者亦可承苟有所見焉往而非近遠哉。

仰山說

仰山者侍御宋君獻可所自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

昔
有

行行止其獻可之志乎君鄜州人鄜之東南皆高奴
櫻桃之所環繞其西障以龜山延袤迤北而洛及華
池之水襟帶于其前舊表爲四景曰東岸霽日西岩
爽氣南浦停雲北嶺積雪云故開元[illegible]三川水數形
于唐韋莊杜甫詩所謂拜掃走鈿車歸路晚山稠者
此其地也獻可既入官每觸懷起興未嘗不仰跂茲
山焉他日至爲圖以展予則謂之曰獻可操行孝燕
負器剛方事至勇爲無所顧忌爲今之名御史其仰
山也毋止以高奴龜山而已高奴之南有嘉嶺其東

山曰仙人峯純陽子蹕其巔披勤蕭磐霎時威鳳翱翔萬籟自失則所謂涇野之品也

有雲巖亦可仰也宋范希文之在嘉嶺也墾營田復廢寨撫羌歸者數萬西賊聞之破膽至今茲山手澤猶存張子厚之令雲岩也敦本厚俗每月之吉勸酬鄉人高年使知養老事上之義至今遺風猶在獻可而仰茲二山則豈非今日范張者乎曰是斯二人者正宜夙宿之仰慕行將求思齊焉豈敢以負嘉嶺雲岩哉曰猶未也陰晉之地有泰華焉首接前來尾屬符禹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羬羊肥遺亦利焉昔周公以禮樂興西周者嘗與此山爭衡也齊兖之地有

岱宗焉旁接石閭下衍梁父聳立天門日觀其高四十餘里鴈飛虎阜亦負焉昔孔子以道德起東魯者嘗登此山比高也歟可若又仰此二山則何如曰宜出按于外又不聞斯言茲雖仰之彌高亦所不厭矣歸將視高奴龜山如拳石耳

柳齋說

此周必司寇公克之之齋扁也公號玉巖矣棠陵方子所題也則何以又柳齋云公自謙曰君子比德於玉則吾不能且吾之名質也言心體之大耳充之則

夢幻也爲而引以自抑則所謂夢覺之關乎充之家雖甚志已爲神物擁護彼其夙夜孜孜若夢若覺若真幻辯耳

無所不該苟不從事於抑而忘篤實之功何能稱吾名與字乎夫公爲御史時以直言被謫廣東懷遠驛丞厥後權姦既誅起爲建昌知縣乃又以直言謫沅州竹寨驛去驛百步則灌莽也虺蛇虎狼之所穴處而遊行公乃獨居其中止次于土滃侍焉一夕夢老人拄杖以過問其年曰八十矣詰旦偶展及大雅乃見抑之篇焉諷詠不已既而頓悟嘆曰夜所夢老人非衛武公耶今所讀抑詩者非以啟予耶全令德而堅晚節當不在是乎乃遂扁抑齋於燕居以自儆夫

公也而言之事皆關切大政言人之所不能言其而謫之地皆窮極荒遠處人之所不能處當其志與氣固可以横四海而塞天地不可謂非廣也乃以柳齋自儆則公之所造豈有窮已乎且予讀柳詩矣不過謹于言行耳故柳於言則必磨白珪之玷以惠朋友而承萬世柳於行則必慎屋漏之觀明爲民則而幽爲神格矣公如是也又何慮不稱其名與字哉雖崇陵子所謂玉立千仞之岩者將在是耶名曰斯柳也以前之言而爲戒口位之高而或持是以免皆不知

爲己務
實學培
言學者

公者也

陳汝學字說

太學生陳子文祿在鄉校羈冠時嘗問字於戚丈霞山蔡山霞山字之以世勳諭數歲祿心未安也復質於霞山曰吾丈以世勳字祿是使祿求在外者也非求在內者也請易之以他字祿將從事焉於是霞山曰夫子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其更字之以汝學乎比汝學選貢入南雍嘗從予遊暇問其字說焉涇野子曰是不可以他求也聞汝學嘗不忍食櫃思學

不一途莫名此隨事而學其體認切其受用無窮也此逕野突緊為人處

曾子之孝矣郤還官饋思學原憲之廉矣事兄嫂如事父母。思學韓愈之恭順矣。夫孝廉恭順皆此心之仁也。使學孝而能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則不愧於曾子。學廉而能薄于自奉。足乎百姓。則不愧于原思。學恭順而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使四海皆兄弟也。雖孔門之徒亦可班。況韓愈乎。夫然則内不辱其親。外不怍于人。王公不能榮。諸侯不能辱。天之尊爵果在乎我其爲祿也真可以爲文矣苟學之不務而惟祿之干。幾何不爲患得患失之鄙夫也雖千駟萬鍾于

我何加焉、

顧汝和情字說

汝和問字說答曰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看此不幾於說中乎曰學未有不中而能和者也烏乎看曰慎獨則七情齊明

陳氏二子名字說

陳安邑自寬有二子請予命名且字之其長也名曰臨字伯咸其次也名曰觀字伯孚且與之說曰在易臨之九二剛中二應六五誠意相感不順私命故吉

無不利臨乎其在咸乎尚積諸己者不實吾未見其能感也易觀卦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天下化也夫孚也者信也信在乎中自著於外故爲可觀若巧辭色莊以鮮仁誰其視之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解

毅齋解

毅齋者劉克柔乾之齋名也齋言乎其毅者止於毅也人之止莫如齋人之求止莫如毅毅也者義也循義而義必至也毅者克也舉義必勝也毅者振也於義有挫必自振而起也故有目毅曰視明有耳毅曰聽聰有口毅曰言義有容毅曰色信有手毅曰持正

此大手筆非擬搶嗦砌之比其懸河倒峽可與原道篇並傳

有足敎曰履端故獨處不愧謂之燕居之敎男女族兄弟友父子慈孝謂之家庭之敎五服和睦謂之宗族之敎賓祭婚冠有贊有佐有文有質謂之鄉黨之敎舉善告違謂之朋友之敎寬而簡莊而不戾謂之臨民之敎事君有面諍無背言處臣有公舉無私黨謂之朝廷之敎士卒挾纊戰勝謀成謂之軍旅之敎祭必獲福謂之交鬼神之敎故久而不倦其學者恒敎也危而不改其度者變敎也雜而不亂其理者正敎也故是非不能罔者敎之智私欲不能累者敎之

令耳有司服曰子荀君自在

仁。志有餘而氣不慊者毅之勇。故皐陶之毅用之於馴善。周武之毅用之於去惡。曾參之毅用之於任重而道遠。故毅也者一而已一者自強不息而已。自強不息則可以克柔而求乎乾矣正德癸酉十一月

荷峯觧

荷峯者何御史中丞高安陳公之別號也則何以謂之荷峯高安之山有是峯焉耳夫荷于池于瀦于隰于沼盖澤中物也峯何以謂之荷曰澤之有荷其常也峯之有荷其異也高安之諺曰王子喬遇丁令威

太和虎崖其頂蓮池不盡謂之亦也第傷蓮花君淫野解峯通于子之學有茂服思乱

講道是峯峯有荷池一夕花開故荷峯云此異事也公何以取之曰於異之中又有異焉則非異矣故在王子則謂之異在陳公則謂之非異則何以謂之非異曰在地之物其高者莫如山其卑者莫如澤澤在山峯之上而且荷焉其易所謂咸乎其濂溪子之所愛而又未及過者乎故君子於是乎以虛受人也故君子於是乎以通天下之志也是故觀其始而立之直矣抱其遜而居之寬矣究其蓄而本無不務矣觀其藴蓄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聯其處而民各得其所

方食其鷄其味深長矣。拈其葯可以欽厭止矣。析取其意而口咀之則中心所發無不實矣。夫公自尹華亭以至今官廉而不苛慈而有斷剛方發於政事孝友著於鄉閭於害惟去其太甚。於善不遺其寸長。其道固峷上之荷也則雖持是以至宰衡台相而不渝焉可也於戲王喬之事其殆為公以發兆于前者乎

銘

上黨仇氏鍾銘

雄山仇氏同居四世矣初家範成讀訓會食皆考鍾

此仇氏家声注野既譜其族又銘其鍾將以收族為道而益推廣之乎

焉有鍾八百鈌正德辛未為流賊所燬人方病其小也乃又鑄二千鈌嘉靖乙酉爲暴撼所傷人或疑其㰞也茲將鑄八九千鈌盡欲益合其族益昌其家乎聞諸鳧氏厚無或石也薄無或播也侈無或柞也弇無或鬱也長無或震也短無或疾也則其聲清濁得宜宮羽咸明矣梆亦似仇君之家廣而不私久而不替者乎於戲仇氏慎之抑其毋小以㰞乎

贊

唐忠宣公像贊有引

讀公奏議想見其赤子心矣乃其遺像若此乎感動人哉風簷展書頌古道

予自童丱誦公之書慕公之為人未覩其容也公四十二代孫進士愚捧持遺像敬以展予再拜瞻仰英邁之氣博雅之學敢果之材骨鯁之忠撝然可見乃為之贊曰惟唐興元國步斯頻惟參孔妬延齡梏[illegible]在帝左右杞尤孔壬狐鼠城社莫之敢攖泚滔是肆蔓及俊烈方夏瓦解公當其間厥履艱哉日操柔輪惟德是揮用開帝謨流澤枯槁隱收人傑李郭鴻勳公是用考蓋雖娟嫉于姦讒而寔羽翼乎忠良奉天之際帝膳蔓菁儲無斛粟徵大賚勿其何能淑主出

加顏色　佰矣信　夫

而復還國亡而復存帷幄之績並日月光再造唐室
上不負君下不負孝豈欺我哉板蕩識臣百世攸師

只此一贊

稼軒李先生像贊

行在孝友業在射冠一宴鹿鳴三仕芹泮有俸給貧
無賄求轉古昔是則魏遺是辯隱以時達出以親斷
于道雖未大行無子使之大顯瞻拜高風龍陽之縣
蓋有古胡安定之風呂申公之見也

公有千金之骨而不特樸乎古貌者也

沙縣公贊

豈是邪　外小景

貌儼儼君生色瑩瑩其明亦可想見其道之直而遠

只田數畝松數株却無市井氣味

丫髻者流而有象賢之發是足以大王氏之門哉

挹其風之清將任延之鄙雷同而趣朴之以琴鶴自隨者耶

王母尹孺人像贊

既讀古書即飭閨行順事醒菴良友與並言無苟然尤慎諸動上孝尊嫜下無不敬紡績訓兒道不取徑斯固漢鮑宣之桓氏晋冀缺之内正也

箴

宗人府經歷箴 爲李二守文敏作

贊府維寮天潢是尸玉牒是條克睦九族周誥康叔

宣仁作忠持此鉅軸藩材爾聞不材以鞠東平攸升淮南攸劉贊夫孔將以食鹿鳴其竹猗猗汴水洋洋卓政留解。三十一章。既二余府滋戢厥明肅肅圯徂天子之取愼爾周旋夙夜在矩德輶孔揚天子爾膴僕夫司戚敢告贊府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傳

擬子畏于匡傳

大聖賢遇變而不失其常所見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與仲由顏淵適陳道過匡匡人曰陽虎昔害我匡人我匡人夢寐未嘗忘也今且至遂圍之習甲季路曰匡圍譁矣由其爲夫子禦並回曰止命也夫由曰君子道難神詔之處迺並得免之困子路曰昔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之固

者定抑所關係者至宏鉅也存之

也我其死諸誰與從夫子者顏淵曰困彖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謂君子弗求直道而往天地弗違而況於人乎子路猶慍延責繇于夫子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君子之道利用安身茲也若何于曰由嗟爾之昏於德也危而不渝艱哉夫道若世于斯世也予不得而知也如使予得而知也又何患焉仲由乃欣然彈劍賦秦無衣回賦兎罝夫子賦綿之亂曲闕臣人曰非虎也乃解甲去夫子解似虎也

十二公
才品多
所不知
或知而

巡撫宣府十二公傳有序

都憲萊陽李公孔教宣府巡撫二年諸政聿興重鎮屹然可保乃曰凡吾所以治宣者非鐸之才也盖皆式諸先正之善於宣者耳又曰前既有創勳立業之人後不可無崇德報功之典於是會同巡按御史許君伯誠宗魯移御該道僉事倪君公在璣令自宣政初設巡撫以來諸公之亡者稽其履歷列其政行採諸輿論參之載籍得十二公焉祀諸昭德堂其或功未大著或雖有功而道不足者例皆不錄乃以告諸

不甚詳者乃一二行實有惠声在邊直声在廷以視後人背簡陋任知囊者十二公則空谷之足音也宜以其傳傳之

總制侍郎臧公瑞周臧曰懿舉也公遂使兩生謁十二公傳蓋不獨以為諸公不朽計亦使將來巡撫者有所資以鄭重斯地也柟因各述其大畧傳之如左著斯祠之所由興云其中馬故城王和順則柟為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所聞尤真云

李儀順天涿州人正統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儀即是地巡撫之始者也創建開張多所法守而又復廉迪正邊徼信畏然權貴人所不喜也坐是被繫以死而不悔宣之舊老今猶有能垂泣而道之者

羅亨信廣東東莞人永樂甲辰進士正統五年以右
僉都御史廵撫是地已已間權臣竊柄廷臣多依違
於是北虜內侵京邑
英廟北狩時已無宣府也亨信獨以忠義固結士卒
心城得不失陞右副都御史去
李秉字執中山東曹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景泰三年
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是地糧儲提督軍務兼理廵撫
質直不華又剛毅執法善崇用持正之人於是貪墨
斂跡兵強民寧邊人至今猶頌焉累官吏部尚書太

子少保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八年以左僉都御史廵撫是地初盛自都給事中陞山西右參政督理宣府糧儲尋協賛獨石馬營軍務時獨石八城堡經虜失守盛招撫流離選勁卒戍要害驅諸怯弗勝戰者于農畆給之牛種歲收其餘租為市馬牛器械又置煖鋪葺醫藥立社學建義塜平蔬圃以慈訓邉郵晏晏歲亦屢豐或不至同頡比為廵撫立人曰是故父母我者也然盛之政益扳於獨石時

墾田滋廣儲蓄滋富邊域滋壯宦至吏部右侍郎謚文莊所著水東日記亦可考數朝之跡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十八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剛明能濟事不憚權勢雖多著土木工然皆興廢起頹民不告病累官南京戶部尚書

張錦字尚絅陝西岷州人成化己丑進士甲辰間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動慎有為利病力為之興除龍門萬全左衛二學是其所奏設者自是邊徼多禮讓之

俗累官刑部左侍郎

李介字守真山東高密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元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綜理有方尤重學校常率諸生習鄉禮以倡行伍陞兵部左侍郎循經畧於此卒於宣宣人頌其正直而明云贈兵部尚書

楊謐字文寧河南儀封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三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馬政嚴以繩下復團種之制革馬政之弊邊人賴焉其所著馬政條約亦皆關切時務陞兵部右侍郎

陳紀字叔振福建閩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宇岸凝重外和內剛邉郵多依賴之宣府大成殿樂舞自公奏設

馬先生中錫字天祿直隸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是地至之日輒奏黜貪殘。風紀大振。復。祀田。正牧地。畫馬價。增團種。設官店。其事皆可府怨而速禍。先生力為之不憚。後陞右都御史仍以忤權貴死於獄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十二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剛直果决不恤人言其政至道不拾遺嘗有狀李參將不法者輙具參奏李跪乞受責即杖之階下於是三軍股慄然李與權者關威乃遂以此罷官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王先生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正德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至則理預備倉行保甲法恤窮問急訓士以孝弟忠信蓋寢食未嘗暇也其疏奏錢寧張銳之姦天下尤壯之於是貪殘斂跡士卒飽煖乃止四月以憂去遂不復仕

琴鶴先生朱楚琦傳 子訥附

琴鶴先生姓朱氏諱璀字楚琦揚州寶應縣人也初朱諱八三者勤且克賈居財雄于鄉閭元季兵擾徙宅縣之湖之西村既而田廬益拓樹柵植穀與里大姓相守望又積而能散也避亂者多依之有爲之語曰生世大難逢朱翁則謂其村曰朱村配戚氏生彥明彥明承亂定歸復故業洪武二年編户西南隅家于孝遷橋側與龔氏范氏胡氏並著姓曰左龔右朱前范後胡配陳氏生宗泰宗泰躬稼勉書不求聞達

爲鄉人稱又善曲直人事人有紛蹇輒與解平來村人無少長咸敬服焉號坦履先生卒年八十有三配楊氏寔生琴鶴先生云先生修貌徽容人望之若仙與語者皆自以爲得意也兒時嘗誦書于庭侍御鄉先生高萊菴過之誦且不輟高戲之曰雞鳴難比鳳先生輒應之曰魚化即成龍高雅奇之長遂爲高門人配户部鄭郎中女郎中且老憾其子姓鮮儒也心重先生迺盡挈其家藏諸籍予先生先生受而讀之益力身通小學近思録尚書周禮國語朱子通鑑綱

日暨野醫農種諸書嘗挾尚書禮記從鄉之業舉子者遊偶一不利輒舍去乃益尚志養晦以自逸於是四方士從遊者數十百輩先生躬自講授不倦一尊忠信而卑文藝焉與里人范恩華徐彥明爲友恩華姓仇惡人憚之若尊官彥明任俠使氣睥睨一世三人者有所如里人至具酒脯徙候之市肆有危樓行酤三人至先至者咸自避去不亦勿敢譁厥後又與施林塘琳周東溪安爲文字社著社約子孫世講焉伯允曰成王老見獨先生事之終身益恭天順戊寅

琴鶴公脩潔而志古乃辟徵不就尤有逃民風焉此傳是肖像矣

歲大侵每饑兄亦必以肉糜進覩執匕著在左右初先世諱昺者嘗判西安耀州有豪民逋租耀州杖之死其家言于　朝發耀州戍遼東亦且死後勾丁數至家衆恐亡棄先生獨對之弗避也景泰間有詔舉賢良時先生名方籍甚縣令朱瑗以白巡撫都御史王公竑力辟先生先生曰青黄木之災也有令如賢使不欲吾爲太平民乎巡撫公亦弗能奪厥志乃令令遺先生以粟帛嘗與修天順實録及維揚志書成郡守腆贈之先生辭不受曰公衆也居嘗高鶴別搆

一亭曰馴鶴暇日鼓琴其中充充然不知有人間世也學者稱爲琴鶴先生毋出市以大笠覆首亦或稱爲圓笠先生云卒年四十有九所配郎中女者早卒無出繼配張太夫人生二子訥詵訥字存仁年十六廩于學官舉應天鄉試爲鄞令失意時貴調長陽再改江陵以母夫人喪歸免喪卧家不起配范氏生子應登應辰應登舉進士以南京戶部郎中轉延平知府歷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文行著于一時應辰少而能爲古文辭初江陵之教令二子充纘先業然則

琴鶴先生没久而光載其馨者將無在斯耶史枏贊曰鴻飛冥冥燕鵲焉知君子畜德發跡考時吁嗟朱翁有脩其眉視軒冕涂怡怡茹芝有[illegible]伊鼓有鶴伊隨泉石之味有嘗者誰畜極而發有道斯貽奎田于天照此子孫乃及先初亦克顯止漸湖有村號朱自元載厥休闡千祀候存

安民泰傳

安君民泰名國號桂坡子常州無錫縣膠山堠村里人翰林院庶吉士令裕州知州如山者之父君質貌

安君亦豪俠不群者得涇野傳引之士君子之林安可以貨殖傳名也

魁梧廣博開朗被服儒術涉獵書紀身通資治通鑑綱目言詩發藻逈出儔行性耽山水園林盖嘗爲父友菊翁築菊樂園以怡其情又於園後作重園以廣之暇則速友倘徉浩歌李白蘇軾之詩邈想逸踪思共翺翔既而嘆曰昔人足跡半天下而國不出環堵誠吳人也遂走京師攀躋銀山展觀天壽乃抵居庸越龜蒙凫繹以謁孔林於是有北遊記已而泛大江躡匡廬觀瀑布沿入武當於是有西遊記已又南遊荊溪登龍池涉震澤窮搜天目諸山遂東至海上渡

錢塘江以探禹穴窺天台鴈宕之奇皆有記記各有
圖圖各有詩太宰龍灣彦公大參諸東洲都諫俞國
昌諸君皆為之序其事則君固塊視三山杯觀五湖
當其志與君有人導之雖以登東山亦肯學而往也
嗟乎壯哉初正德辛巳間巡撫梧山李公欲行白茅
水利延訪于君君詳列方畧兼著勸懲法民樂趨事
登于成功李公至恨相見之晚嘉靖乙酉海寇飄發
横為民患中丞松月伍公聞君名檄為幕賓時議咢
欲擣賊巢穴君曰討左討左夾賊恃海為亂出沒波

濤我軍冒險先褫魂魄莫若以賊攻賊誘執其渠魁
耳從之賊平伍公疏其事于　朝獲銀牌之賜則君
固懷才挾策明時之逸民託興于山水者毘陵富室
也未嘗規規然計蕞縮之謀而高貲椎于吳中文喜
爲義舉蓋嘗捐金倡郡民築毘陵之城正德已卯歲
侵則賑穀數千石以救毘陵及旁郡之饑全活者甚
衆則其周戚黨事業師蔡約養舅氏之有終待兄邦
遺孤子孫之得所可勿難矣蓋君天性孝愛或速客
觴詠以樂父心或迎醫辯藥以瘳母疾咸祇忠信無

所塗飾宜其於宗戚鄉黨者如是則夫吟咏于山水間者豈徒然哉君先世本姓黃氏有孟信者生子茂洪武中來繼于安明善氏茂生以恕以恕生公俊直行讜言爲邑聞人公俊生祚即友菊翁配司馬文正公十五世孫逵之女生君安氏畜之累世者固將于君乎振哉君配周氏生七子分授以五經遍宿名儒以爲師承長即如山中嘉靖己丑進士勵志古學爲君索傳餘子姓生卒詳表誌中所著記吟藁數十卷藏于家

論曰嘗聞之貧富在天不可力移世有晝筴夜籌焦心白首然終不能長尺寸或并其故者而失之乃有起業販繒芻牧之間後其富可敵王侯今觀桂坡子益驗我彼桂坡子遨遊山水吟咏詩賦何嘗握觚坐肆如壟斷人乎然而其富自若是也士惑於貧富之間而操持不堅者觀此可以定志矣且桂坡子俊才有畧懿行秀文又若是也乃落魄於江湖林石之間不能沾一命帶而世之齷齪自足才不逮乎中庸數至顯貴者此其窮達又何以辯也故士無怨尤之心

方可以得道。有混于取舍之分者。其違仁也遠矣。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予因桂坡子以告云

孫楊義叟傳

孫大淵浩者洛陽人也楊克敬欽者河南衛人也當天順成化間大淵克敬二翁偶面相識心即契合乃相謂曰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大淵公若曰果然哉知鬭則修備。時用則修物。管故子曰君子

此蓋髮
中無變
之訴足
娌死一
體而分
共室而
居不免
尺布斗
粟之謠
若矣涇
野爲是
文魁肯
周匝亦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用適其力。百里不販薪千里不
販糴。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
克敬翁君曰欽亦嘗聞白圭之好觀變矣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以
食。不亦然乎遂同入嵩縣山中合貲爲賈用計然之
策爲陶朱公之學共爨以居不分爾汝人謂大淵公
曰此楊氏之兄也人謂克敬翁曰此孫氏之弟也想
遷有無交易化居期年而些孳二年而操奇羸漸積
殷厚築室嵩中不但金帛之出入菽粟之含納纖布

為其可
以風乎
太湞比
于君臣
泰交即
鐸子論
施鵠鳩
耳

之卷舒無毫髮私也雖上事雙媼如同出漆下有懷
二八下撫男子及女子子鞠育顧腹初無親疎之間
雖至徭役輸將之事互出交應完孫者楊也完楊者
孫也兩氏遂起家崗中富厚倍於他姓盖三十餘年
矣昔人云吾治生有伊尹呂望之謀孫吳之用兵商
鞅之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
取予強不足以有守欲學此術不可得也此其言雖
非大道之正然用以治生亦且有效况於學道者乎
往者烏氏倮寡婦清崛起其微遂名累代可知其故

矣夫保清猶各自爲襲也豈若孫楊兩姓義契而共興者邪大淵翁之子名鳳同予戊辰進士官至布政使克敬翁之孫爲予高陵儒學教諭賢孝重乎鄉閭才德名於當世又且蘭茁玉梃員員其來傳芳無窮將非兩翁義交所種之驗乎宜司訓張孔明者比膠漆之陳雷超分金之管鮑也

贊曰世人之交利在則親勢去則疎今觀楊教諭事孫方伯之禮不啻如外甥已也言稱行尊如親父母而方伯亦書亦視之如兒子輩則大淵克敬兩翁當

日交義之風可想見矣。昔柳子厚交劉禹錫，以柳易播。韓退之論曰：平居相慕悅，酒食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指天日誓死生不相背也。一旦臨小利害，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究，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視孫楊何如哉。且夫荆，一蔌木也。有田氏者，高族也，止三兄弟，且欲析居，荆為之枯；既合而復榮。荆不枯不榮，三兄弟析矣。視孫楊何如哉。予嘗謂士庶人之立家，如君相之立國。古之明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昭前而照後者，皆起於魚

水相投。此心之一爾。假使君臣間有疑二。其何以致治乎。將韓子所論不偶然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